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八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陳太初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七

宋 林駟 撰

歷代德運

五行相勝鄒衍說也五行相生劉向說也夫執相勝之說曰夏得木德商得金德周得火德是也立相生之說曰帝出乎震故伏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是也嗟夫五行固有相勝相生之義矣然帝王授受天命人心未嘗相勝愚不敢信衍之說五德之運其說雖不見

於六經以古帝王建號推之則其說驗矣

漢律厯志三代既没五伯

之末史官喪紀秦兼天下未遑暇及亦頗推五勝而自以為獲水德以周為火用水勝之謂有黑龍之瑞以十月為正色尚黑蓋從鄒衍所勝為行說也餘見下自今觀之神農氏之時以為

炎帝者為其尚火也黃帝氏以為黃帝者為其尚土也少昊氏以為金天者為其尚金也非其所尚之德則其號特為虛設五行用事始本於東方萬物之所自起焉王者則而象之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一以所生之行而轉相承也以建號而推自神農而上為伏羲則知其

為木德也自少昊而下為高辛則知其為水德也自伏羲以至高辛則五行之運一周矣又自堯以至于商則五行之運再周矣皆繼繼承承取其相生之義則劉向

父子之說為足信矣

漢律歷志孝成世劉向總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究其微眇

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推法密要故述焉云云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取犧牲故號曰炮犧氏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炎帝以火承木故為炎帝號曰神農氏黃帝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于阪泉號曰軒轅氏少昊帝考德曰少昊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金天氏顓頊帝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高陽氏帝嚳水生木故為木德

號曰高辛氏唐帝帝系曰帝嚳四妃陳豐生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下歸之木生火故為火德號曰陶唐氏虞帝帝系曰顓帝生窮蟬五世而生瞽叟叟生舜堯嬪以天下火生土故為土德號曰有虞氏伯禹舜嬪以天下土生金故為金德號曰夏后氏湯伐桀金生水故為水德號曰商後曰殷武王伐紂水生木故為木德號曰周

若以相勝而言則舜受堯之天下是有勝堯之心禹受舜之天下是有勝舜之心非獨舜禹不然雖三代而下亦不然也湯之續夏出於不得已如其以商之金而克夏之木則是彰湯之得天下出於本心矣武王伐商亦出於不得已如其以周之火而克商之金則是彰

武王之得天下亦出於本心矣。謂相勝之說出於秦之意，則可出於帝王之意，則未可也。徒見夫商尚白，故以為尚金；周尚赤，故以為尚火。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呼！

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夏之木德，胡從而尚黑？

記檀弓有虞氏之瓦

棺云：夏后氏尚黑，商人尚白，周人尚赤。

徒見夫夏有青龍之瑞，遂以為尚

木；商有銀山之祥，遂以為尚金。欲以附會相勝之說，嗚

呼！若從其相勝之說，則周之火德，胡為有白魚之瑞耶？

則鄒衍之說不足信矣。

前董仲舒策：武王白魚入于王舟。

由周而降，相

生之義千載未嘗不符契也且秦本西戎餘分閏位不足繼周班固削而不取焉夫秦不足繼周則繼周者漢也周以木而漢以火宜矣不然彊華奉赤符亦謂以火

為主何耶

漢律歷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畧其行序故易不載又王莽傳贊莽非命

之運紫色繩聲餘分閏位又光紀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七之際火為主繩莽傳注雖無

明音但顏注云紫間色繩邪音又云樂之淫聲則繩字與蛙字同義

蛙音蛙淫鄭之音

自魏至隋

皆非正統不足繼漢崔昌議去而不用焉夫自魏而隋皆不足繼漢則繼漢者唐也漢以火而唐以土宜矣不

然伊川謂唐土德而少河患何耶

唐天寶九載崔昌議自魏晉至周隋皆不

得為正統欲唐遠繼漢統衛包扶李林甫行之

又伊川語錄唐土德偏少河患本朝火德多水災

君子

觀漢之承周唐之承漢相生正理異世一揆則知秦用水德之治而行刻深之法其相勝之說背戾於聖人也多矣自是而後莊宗中興唐祚同為一代則土運未絕也一傳而晉以金再傳而漢以水又再傳而周以水天

開我宋運膺火德徐鉉之言信矣

長編徐鉉曰莊宗中興唐祚重新土運自

後相傳晉以金漢以水周以水

皇宋運膺火德國初便祀火帝且我宋以火王天下也

豈非上天所眷命乎受命宋分星應大辰火之祥也

略通

嘉祐元年知并州韓琦乞復本州為節鎮胡公宿以為
堯遷閔伯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為宋之分野而并
為晉地參商相讎之星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太宗削
之不使列於方鎮宜如舊制不從乃復并州為太原府
收復河東日在重午火所旺也

元城語錄溫公曰太祖初為歸德軍節度使實

在宋國故號宋且河東晉地也昔高辛遷閔伯於商邱
主辰今應矢府是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今太原府是
也參商不相能久矣國初但曰并州不加以府號盖有
深意也又本朝收河東在戊寅年重午日乃火土旺日
此參水所忌故克之宋受命已十九年而晉始服是以
本朝盛則後服衰則先陷後靖康元年丙午重九日太
原陷噫先生可謂先知矣僕妄意測之曰丙午為天
水火最大忌九為陽數之極故太原以重九日陷赤

烏報蕃昌之兆

長編至道九年知通利軍錢昭獻赤烏白兔各一云烏稟陽精兔昭陰瑞報火

德蕃昌之兆示金方刷服之證上謂侍臣曰烏色如渥丹信火德之符也紅光彰誕育之祥

繫年錄大觀元年高宗生于東京大內之宮中紅光照室噫盛哉是故赤帝有祭也

長編乾德元年聶崇義言皇家以火德承正統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別尊而祭之尚書省集議遂如崇義奏

為壇於南郊奉宣祖升配當以正月上辛奉祀感生帝者即五方上帝之一也歲正月商丘

有祠也

胡宿墓誌南京鴻慶宮災胡宿言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太火主於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

北比年數災宜脩火祀事下大色尚赤也臘用戌也長編

常歲以長史奉祀商邱自公始建隆元年國家受周末德編火德彰彰其與堯比隆歟彼

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

趙垂慶因羽毛之白而欲用金德矣然越數代而紹唐

此不可也

長編雍熙元年布衣趙垂慶言皇家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為金德自禪代以來羽毛之

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集百官議徐鉉曰五運相承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乞聖德承

木為火德從之

噫太原後服胡公言之并不加號溫

公言之彼曷不知乎

並見上注

謝絳因日抱黃珥而又欲用

土德矣然越唐而承於隋此又不可也

長編天禧四年謝絳言神農以

火德聖祖以土德國家以黜五代紹唐土德以繼聖祖臣聞太祖生而包洛黃及受命五緯聚奎而鎮星是主陛下升太山日抱黃珥朝祀太清有星曰含譽色黃而澤非土德之瑞乎惟勿以變古為疑時董行父請用天

為統以金為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於周室豈可弗遵傳繼之序

噫水患多應伊川言之火祀宜修

胡宿言之彼曷不審乎

並見上注

不然南京即政建炎紀元

何天意猶眷眷於中興之後耶

中興本末宗澤請開封府南京曹瑗進道君御

札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上由是趨應天府耿南仲議改元宜倣藝祖建隆之號且本朝以火德王請曰建炎上初即位用漢光武故事為壇

於宋之陽名曰中興受命之壇嗚呼宋德當天歷年萬

億赫然炎精奕葉有光愚尤有望於今日也

歷代世譜

能言其祖郊子見稱

左昭公十七年郊子來朝昭子問曰少昊氏鳥名官何也郊子曰吾

祖也我其知之矣

不識其先籍談貽笑

左昭十五年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諸侯

皆有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談曰諸侯之卦皆受名器於王故薦彛器晉居深山王靈不及其何以獻王曰叔氏其忘諸乎密須之鼓闕鞏之甲唐叔受之女司典之後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甚矣世系不

可不明也夫世系明逆順之理別親疎之分封侯之所

以久長統緒之所以繼述其有關於世教也至矣古者

別生分類而作汨作時則有著姓氏之書奠世系叙昭

穆而命小史時則有姓氏之官璇源仙派繩繩有序金

枝玉葉秩秩可考故訂正甚易也自謀譜久廢源流無
據掘起草野之夫而求附聖明之後生長夷狄之部而
僭紊帝王之裔噫可嘆矣竊嘗論之且五帝之相承三
王之繼禪無非出於黃帝之後攷之史遷世表黃帝二
世而顓帝三世而高辛四世而唐堯至舜則八世焉此
帝之世系出於黃帝明矣史記世表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顓顓顓顓顓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四世而禹二十世而湯至
武王則二十一世焉此王之世系出於黃帝又明矣同上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又世表從黃帝至湯二十世從湯至紂三十世從黃帝至紂四十九世又世表從黃帝至武王二十一世是雖史遷世掌天官能知謀譜之

詳而亦帝王盛世歷歷有書若官也世之執茫昧之說

者曰契生於卵后稷人迹世系無可考也

史記契因元鳥卵而生稷

因履巨人迹而生

泥五德之說者曰高辛以水生木夏禹以土

生金世系又不必信也

漢劉向及子歆論帝王相授以五行相生

噫稷契之

事特經傳欲以見天命精微之意

史記褚先生云

五德之說又

特起於漢儒附會之私皆不可以實論也

上見吾惟觀史

遷世表一書而知帝王源流之傳耳彼秦起西戎特一

醜類托於栢翳之所出若難信也況呂政受命寄身不

韋而亦玷栢翳之後可乎

史記大費生大廉大廉元孫曰中衍中衍元孫曰中滿生

斐廉斐廉生惡來李勝惡來之後為秦又秦本西戎之裔又史記秦記始皇莊襄王子也名子楚為質於趙

見呂不韋姬悅之不韋陽翟大賈也其姬有娠而獻於子楚生始皇漢起沛中特一亭長

本於唐堯之所出似無疑也況鄙哉劉裕亦冒元王而

亦玷唐堯之後可乎

漢高祖贊漢承唐運又高祖紀高祖少為亭長又宋紀劉裕稱漢楚

元王之後曹魏之興肇於宦者曹騰而以為曹叔振鐸之裔

夫何僭矧嵩本養息姓氏無考耶

曹操本嵩子嵩本曹騰養子蓋騰後漢時

宦官又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之後周武封母弟振鐸於曹

唐祖之始肇於隴西

北道而以為出於臯陶夫何偽矧以理為李尤為不經

耶

唐紀高祖諱淵隴西人也又唐宗室世系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高陽氏生犬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

陶字庭堅為堯大理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至後利正逃難於伊侯之地食木子得全改理為李氏唐蓋其後也

甚者晉之敬塘西夷裔也而改姓石氏可乎

五代史晉紀石敬瑭其父梟族雞本出於西夷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唐之克用朱邪

族也而冒姓李氏可乎

五代史唐紀李克用其先蓋出於西突厥本號朱邪後代黃巢

賜姓為李氏

嗚呼杜正倫求齒於城南諸杜君子所鄙

唐杜正倫

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世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不振

郭崇韜哭子儀之墓識者羞之

五代史郭

崇韜傳崇韜以其姓郭因以為子儀之後崇韜代蜀遇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為笑

況帝王

正統使醜類卑族混而無別君子安得不辨之哉此無

他自秦以後姓氏無書毋怪乎夷夏貴賤之混噫掃歷

代附會之說接上世統傳之正吾於我朝見之昔太祖

之肇開區夏應明宗天生聖人之禱

五代史明宗焚香禱於宮中朕本夷

人應天早生聖人為天下主或以太祖應之

太宗之克紹先烈驗玉帝薦祉

之祥

開寶九年上曰晉王必為太平天子十月有神降于盤屋縣自言黑熟將軍玉帝之輔也云太上宮

闕已成晉王有仁心上崩太宗即位

誠天命之所眷然仙源積慶天派分

潤君子不可不求源流之出愚嘗觀李攸景命萬年之

錄也謂始基之祖曰平水有勞阜游銘功則知出於伯

益也尚矣

紹興中李攸作景命萬年錄趙氏之先於秦共祖大費與禹平水土舜曰咨爾費贊禹功

其錫阜游爾後嗣將大費佐禹調駒鳥獸是為栢翳相翳生大廡大廡元孫曰仲衍其後季勝季勝三世造父

以功封趙城子孫因氏焉

又觀蘇轍聖祖之記也謂始基之祖曰惟

我聖祖肇自皇世則知本於栢翳也又明矣

蘇轍筠州聖祖殿記

周制天下都邑立后稷祠而唐澧州祀老子蓋二祖之德光配天地凡有社有民不可以弗享維我聖祖肇自皇世知越周唐威神在天靈德下降禪符癸丑始詔四方萬國咸建祠宮

嗟夫舜以孝而育

虞禹以功而孕夏契之後為商稷之後為周獨益未也

天之報益其在我朝乎或者且曰邵博言今之章奏不

當名廣漢則本朝廣漢之後也君子曰是益之後在漢

為京兆也

聞見錄今章奏不當名廣漢按國史會要本朝廣漢之後也

或者又曰吳

處厚言廟食宜及程嬰杵臼有功社稷則本朝趙武之

後也君子曰是益之後在春秋為趙氏也

魏泰東軒筆錄元豐中吳

處厚上書云昔程嬰公孫杵臼全趙氏之孤最有功於社稷而皆死忠義廟食弗顯宜有崇厲愿訪塚墓飾詞加封詔封嬰為誠信侯杵臼為忠智侯然泝其流測其源其在秦鮮粒民

之始歟昔益始封之日帝舜曰爾後嗣將大信矣夫噫帝王世系皆出於黃帝吾得之遷史世表國朝世系實出於伯益吾得之李攸蘇轍夫何疑哉

世胄

世胄之說尚矣傳曰八元八凱世濟其美此虞制也

左傳

詩曰王命山甫續戎祖考此周制也

毛

嗟夫故國喬木

見者興思甘棠遺澤愛之勿敗況所謂世臣者箕裘之業不墜詩書之澤猶存民望之所歸屬國勢之所倚重聖人其可不加任用之誠乎然富貴者侈之階逸樂者驕之府蒞而不學動成過咎持祿自滿鮮克由禮虞周聖人之所慮也是故后變教胄子必示以直溫剛簡之德師氏教國子特拳拳於三德六行之訓夫惟教於未用之初用於既教之後此德業有肖於前人也歟噫世

臣之親軻書所重仕不世祿詩人刺之成周以後未嘗
不重世胄之選華元子罕宋公族也史魚甯武衛卿族
也子良子皮子產太叔鄭公族也鬬辛鬬禦疆遂賈
楚卿族也晉之范欒卻趙魯之季孟叔孫齊之晏嬰吳
之季札分布列國相輝麟筆無非用人以世者愚獨惜
夫作成善教浸不如古尹氏立王子朝而階亂公羊昭
公二十
三年崔氏出奔衛而怙權宣公
十年故公羊有世卿之譏見上吁
非譏其以世也蓋譏不以賢也然則王教不如古而人

才亦不如古宜矣是教也一變於春秋再變於漢三變

於唐教愈壞而愈失材愈趨而愈下可歎也漢自任子

之令既除而世胄之無聞

王吉上言曰今使俗吏任子弟率皆驕驕不通今古此伐

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唐自刺史世襲之議不行而世臣

之不用

唐史戴胄傳

况無教養之道乎陵之敗義有忝於李

將軍之威望

李陵傳

禹之驕縱卒壞霍博陸之勲伐

霍光霍禹

傳

漢之世胄安在哉虞世南之後而至於為匠

本房杜

之後而敗於子之不肖

本

唐之世胄安在哉攷論漢唐

之事君子深為之於邑噫人材非有古今之異也特後
世之教有覲於帝王者多矣春秋之教雖不古猶幸其
有風聲氣習之遺漢唐以來往往捨法而無教則人材
消蝕又何尤焉國朝重象賢之禮嚴世祿之制衣冠陸
續相望後先勲業赫奕不替雲仍噫有由也既嚴以監
胄之教又嚴以較試之法既重以覆試之實又重以引
對之命國初建國子監教養公卿大夫子弟又建隆之
制所補齋郎進監以三事覆試之日身曰年曰
誦書覆而不實主者坐之故稀與王貽孫坐補齋郎失
實貶官趙元拱高元緒坐補齋郎貶官 又祥符三年

詔門資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令於國學所習以二年為限令審官院與判監考試既而引對錢象中陳宗紀並以學業未精且令習讀候次年引對

此慶歷之詔所謂周大司樂掌學

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者其有意於作

成胄子也至矣

慶歷三年十一月詔曰周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

而今之蔭法受恩太廣以致踈宗蒙恩拜焉未知率身之道從政之方今設考課之格立保任之條云云宜

乎世有賢臣者文靖相慶歷之治

呂夷簡仁宗即位拜參知政事知戶部侍

郎同平章事出判陳州歲中復相封申國公出判許州未幾復入相徙封許國公拜司空平章事明道二年章獻崩上始親政事公手疏為治之本以諷于上後呂公與范公俱出又再入相二公相歡約討西賊至元昊納

欽遂與和馬

申公新元祐之風呂氏之家聲不替也

元豐五年出知

定州徙揚州哲宗即位召兼侍講拜尚書左丞遷門下侍郎拜尚書右僕射元祐三年拜司空兼平章事力除新法之害詰青苗之害責興利之弊戒用兵之失救官制之滯與司馬光輔政於是民歡呼鼓舞又公在

賴歐公為守以公為相家令子弟忠獻輔景祐之政宗仁

初韓忠憲公億為御史知雜事景祐三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范文正公知開封府獻百官圖陰薦公可用文正既貶仁宗以諭公遂除參知政事又蘇氏談訓云教子嚴肅不可犯第二子舍人持

國有過必欲捷之家法之嚴如此

持國正熙寧之法韓氏之世業不墜

也神宗朝維除翰學承旨時京師早上疏曰近日畿內縣督索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

易錢貨旱災之餘重罹此苦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因
奏對面論神宗感悟有旨根究圖易免行利害權住方
田編排保甲罷議東西門市易命公草制求直言其畧
曰朕乏聰納有不得於理歟獄訟非其情歟賦斂失其
節歟詔出人情一范之謠聞者破膽而純仁之事業益
大悅是日大雨

盛焉

范文正公仲淹知陝西邊人謠曰軍中有一韓西
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又范純仁文正公之次子以恩補太常寺太祝中皇祐
元年進士第後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宣仁曰卿父仲
淹可謂忠臣一韓之謠聞者骨寒而忠彥之忠望尤著
卿當似之

焉

言行錄
本傳

此相業之彰即商之伊陟也三覆以待北戎

授首楊延昭之為有功而其父業前朝之名將也

政要
咸平

中敵寇代州莫州刺史楊延昭伏銳兵於羊山西自此掩擊且戰且退及西山伏發敵大敗獲敵將巫首以獻又長編咸平二年真宗駐蹕大名莫州刺史楊延昭入奏邊事上指示諸王曰延昭父業為前朝名將延昭兵護塞復有父一矢加遺西蕃驚遁曹寶臣之為有功而風可嘉也

其父彬開國之勲舊也

記曰曹彬將薨太宗親臨其第問以後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

皆將材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己而果然西蕃犯塞瑋望敵陣前有僧往來問左右曰敵貴人也遣李迢射之一發而斃於是敵遁以大軍乘之敵大敗西蕃惛服每言及瑋則如手於頂呼之為父馬全義

之力戰已有勞於太祖者也其子知節嚴飭見憚焉

言行

錄馬知節父全義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王超之禦公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将

敵已有勲於太宗者也其子德用夷狄知名焉

同上王德用父

武康公超事太宗真宗有勞公以父任為官至道二年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鉄門為先鋒軍至烏白池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必亂乃令曰亂行者斬士卒無敢先後武康嘆曰王氏有子矣又王德用神道碑公善撫士雄偉動人雖里婦夷狄皆知者此將材之良即周之召虎也噫道風

餘澤目濡耳染豈一朝一夕之積哉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國朝有焉又曰無忝爾祖聿脩厥德先正有焉

氏姓

子長之序司馬氏所出也其先司馬適晉後復奔魏司馬

遷傳遷論司馬氏之所自出於顯帝時則為重黎在宣
王時則為程伯休父其後官失其守為司馬氏惠襄之
間司馬氏適晉晉中軍隋
會奔魏而司馬又入梁 子雲之序楊氏所出也其祖

食米晉陽後為陽侯二公之序詳矣

楊雄自序楊氏所
自出其先出自於

周伯僑食米於晉之楊因以為氏周末時而楊氏或稱
侯會六卿爭權韓魏趙與而范中行智伯斃當是時為
偏楊然按之春秋隋會奔秦後自秦入魏入魏而還晉
侯者

豈有自晉而奔魏之理則知子長之說也妄

按春秋左
氏傳隋會

奔秦復自秦入魏而
還晉未嘗自晉奔魏

考之張衡言晉士大夫食米於楊

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有所謂楊侯者則知子

雲之說也踈

張衡言晉之士大夫食米於楊為楊氏食我有罪而楊氏滅無有所謂楊侯

鳴

呼子長子雲漢大儒也所序又復自姓也本末源流錯
繆無據愚欲以一己之見而論他人之譜牒噫難矣哉
雖然亦不可不論也古者姓氏之權出於上故姓氏易
明後世姓氏之權出於下故姓氏難考夫為齊為魯為
宋為衛賜氏以國也為戴為武為宣為穆賜氏以謚也
賜氏以官則若司寇司馬賜氏以爵則若王孫公孫賜
氏以字則若孟孫叔孫賜氏以居則若東門西門三烏

五鹿以志賜也巫氏匠陶以事賜也籍談之籍以其司

晉之典董狐之董以董晉之史凡此皆上所命也

風俗通氏

姓篇序曰凡氏之興也事賜氏於國齊魯宋衛也賜氏於謚戴武宣穆也賜氏於號唐虞夏商也云云

自

夫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往往有紛錯變亂之失嗟夫表

功德厚親族者姓也制婚姻明人倫者姓也其可輕乎

哉邾子之後去邑而為朱氏

本自高陽後周封于邾後為楚所滅子孫乃去邑氏

朱邢叔之後去邑而為于氏

本周武王子邢叔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單于氏

踈氏至東哲去足以為東

東哲字廣微踈廣之後曾祖避難去足為東

橋氏

至周文帝去木而為喬

周紀文帝本橋氏後去木姓喬

此以字而訛其

姓也夏啓封支子于莘而其後為辛氏

唐書辛替否傳注辛姓夏啓封

支子于莘莘辛聲相近遂為辛氏漢初辛滿為趙魏名將徙家隴西便為隴西人

周武王封號

叔於西號而其後為郭氏

蔡伯喈作郭林宗碑曰郭林宗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

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

步搖氏訛為慕容

前燕錄云

魏初莫護跋率部落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跋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謂之步搖後音訛為慕容烏

跋孫陟歸進拜單于遵摘華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以為氏

奚氏訛而為嵇

嵇康

本奚氏後康易而為嵇

此以聲相近而訛其姓也趙奢因封馬服

改定四庫全書

君其後轉為馬氏

趙奢本自伯益之後奢封馬服君後遂氏焉秦滅趙徙奢孫興於咸陽為

右內史遂為

扶風人望 田千秋因乘小車其後轉為車氏

車千秋本齊田

氏後至千秋以年老得乘小車出入省中時人謂之車丞相子孫因以為氏焉京房本李姓也

推律而姓京

京房本姓李後因進律改姓為京

陸羽不知所出也筮易

而姓陸

陸羽復州人不知所生或曰有僧得之水濱蓄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

可用為儀吉因以

陸為氏名而字之 慶純因避安帝諱轉為賀氏

賀氏本齊之公

族慶封之後漢侍中慶純避安帝諱改為賀氏出會稽河南二望

禿髮賀以魏太武謂

與同源轉為源氏

唐源乾曜傳注源姓禿髮傳檀之子賀入後魏魏太武謂之曰與卿同源

可為源氏源乾曜蓋其後也

楚人以項籍之故而易籍為席

唐席豫傳席姓

出安定其先姓籍避項羽名改姓席氏

閩人以王審知之故而易沈為尤

尤本沈姓以沈與審同音後易尤姓

是數者非更姓之私乎灌孟本張姓

也為灌嬰舍人而冒為灌氏

漢灌孟本張氏後為灌嬰舍人冒為灌姓

負凝

之本劉姓也慕伍負忠烈而冒為負氏

負半千傳其先本彭城劉氏十

世祖凝之事宋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負因自姓負

李元諒本安姓也養於

閻尹而冒為駱氏

唐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為官駱奉先養息冒姓駱名元光

衛

青本鄭姓而冒姓衛

前漢衛青本鄭姓後為衛家奴僕因冒姓衛

鄭注本魚

氏而冒姓鄭

唐鄭注本姓魚冒為鄭故當時號魚鄭及用事人瘦謂白水族

是數者非

冒姓之偽乎切嘗深究其弊自族別而為姓姓別而為

望望別而為房故姓多則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

則訛其望必然之理也今夫劉氏一族自堯陶唐氏至

秦為劉氏而其姓有六

自陶唐氏既衰至夏別為御龍氏至商別為豕韋氏至周別為

唐杜氏至晉別為范氏至秦別為劉氏凡六姓

三子別媯氏一族自舜別為姚

氏至齊王建為王氏而其姓有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

族

媯氏舜為姚氏至胡公別為陳氏至敬仲奔齊別為田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為王氏凡四姓

杜氏

一姓自枝伯之後為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為濮陽

杜氏一姓而五望

枝伯之後不近者則為杜誠杜氏至漢建平侯延平之後則為京兆杜氏

晉當陽侯預之後則為襄陽杜氏恕子寬之後則為旦水杜氏赫子威之後則為濮陽杜氏是杜氏一姓五望

張氏一族自常山王耳之後為河間張氏至唐相亮為

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

張氏自常山王

耳之後則為河間張氏留侯良之後則為東武城張氏北平侯蒼之後則為中山張氏後漢太守綱之後則為馮翼張氏後漢蜀郡太守睦之後則為吳郡張氏晉司空華之後其一徙居河東則為河東張氏其一徙居河南則為始興張氏漢相安世居繁水則為魏郡張氏唐祖鎬世居平原則為汲郡張氏唐相亮又為鄭州張氏

凡有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陸崔氏一望而四房趙

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氏李氏一望而四房若是則房

多而訛其望

並唐宰相世系

王制不明私意妄改其弊一至於

此歟惜哉噫孰知我朝先正嚴於氏姓之別乎希文少

依母氏冒朱姓已稱朱學究也既長知其世家泣從范

氏嗚呼其視滕公隨外家而姓孫所見遠矣

范仲淹字希文生二

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

感泣去之始范公少冒朱姓舉學究姜遵引入中堂謂

其夫人曰朱學究年雖少奇士也年二十餘始

改科舉進士又漢滕公隨母外家因姓孫

武襄遠

祖狄梁公已有誥身可驗也公以一時遭際不敢浼梁

公之後嗚呼其視郭崇韜哭子儀之墓所得多矣

筆談云狄

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誥身十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

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比之郭崇韜哭子儀之墓青所得多矣

若夫司馬之呼聳聞大

遼

狄遼救遼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謹毋生事開遼隙

小范之稱驚動西夏

名臣傳仲

淹領延安夏人聞之戒曰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

則知姓氏以人物而榮

子厚無行有玷郇公

聞見錄章惇者郇公之疎族介甫用事李承之薦惇介甫曰聞惇大

無行

京下憮人借名端明

蔡端明名襄蔡京蔡卞皆倣其名

則知姓氏以

人物而辱或榮或辱皆由人物彼區區改姓冒姓何益哉

名諱

楚臣名籍義士所鄙

鄭當時傳高祖既滅項籍今楚舊臣皆名籍

霍氏不名

後世榮之

宣帝圖麟閣十二人惟霍光不名

甚矣哉名諱之重也何者

以諱事神古人以為正禮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蓋以明尊尊親親之義正三綱五常之理誠扶世之要道歟昔孔子作春秋也內而君臣之朝聘外而兵師之征

伐公侯之盟好與國之婚姻榮增華袞辱過斧鉞特寓
於名字之間且齊曰齊侯宋曰宋公列國之君書爵宜
也而衛滅同姓之國則特書名以譏之小國之君未拜
王命而不書爵則書名可也而邾婁之君與公同盟則
特書字以褒之聖人立天地之常經人道之大倫皆於
是乎賴後世豈可輕乎哉然嘗論之古人之以諱也徇
公而合乎禮後世之以諱也徇私而背乎禮且古之臣
為君諱子為親諱此當然之理然詩書不諱也臨文不

諱也廟中亦不諱也若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
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公諱胡而其子宣王時詩
曰胡不相畏者詩書不諱也春秋僖公名申而書戊申

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者臨文不

諱也周公成王詩曰克昌厥后又曰駿發爾私者廟中

不諱也此非徇公而合禮乎後之為漢帝諱者徹侯改

為通侯

武帝諱徹諸將徹侯皆改為通侯

秀才改為茂材

光武諱秀班固作史如武

約詔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者蓋秀改為茂也

莊助改為嚴助

嚴助本姓莊班固避明帝諱易

為此固尊其所當尊彼吕后名雉以雉字易為野雞豈

非尊耶

吕后紀諱雉令臣下呼雉為野雞

為唐帝諱者劉淵易為劉元

海戴淵易為戴若思

唐高祖之祖諱虎李延壽唐人作南北史故名季龍易為石虎韓擒

虎者只稱韓擒又高祖諱淵亦以劉淵為元海戴淵為戴若思

名季龍者石虎名韓

擒者擒虎此避其所當避彼漢元后之父名禁改禁中

曰省中豈宜避耶

漢元后之父王禁貴顯時避其諱呼禁中曰省中

董仲舒受

業之徒名曰步舒

臣步舒受業於仲舒亦因名舒

司馬長卿以慕蘭而

名曰相如豈有尊之而復名之乎

前漢司馬相如字長卿少名犬子既學慕

蘭相如為人
也更名相如
衛侯諱惡而衛有石惡

左傳衛侯諱惡其臣亦有石惡者

父稱義之而子名獻之豈有君父可同諱乎

晉王羲之子名獻之

甚者劉歆當世儒宗竊識自欺易歆為秀

漢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故劉歆欲合識改名為秀

唐世名臣其名隱而字顯者乃以字行又

何取於父母之名其子乎此皆徇私背禮之失也

唐史論唐

臣德彝元齡士廉師古皆以字行其名曰倫曰喬曰籀曰儉餘見歐陽集古跋

若夫國朝先正

一姓字之稱一名諱之論何其不輕耶識與不識皆稱

師魯兒童走卒皆誦君實是以字稱之也

尹洙字師魯天下之士識

與不識皆稱曰師魯又東坡詩云兒童誦君實走卒識司馬

豈非春秋書字之褒乎

市井相語指元城曰劉待制閨婦相呼指魏公曰張都

督是以官稱之也豈非春秋書爵之褒乎

劉安世在宋市井細民以

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又張浚凡閨婦細民皆呼曰張都督

稱寇萊曰

寇老稱包拯曰包老示其尊敬之義也豈非春秋書郭

公之褒乎

寇萊公貶外故天下謠曰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又包拯知開封府語曰關節不到有

閻羅包老

噫是特下之相敬不敢以諱也有如以君名臣亦

何不可呼學士而不呼丁度

丁度在經筵仁宗每呼學士而不名

呼侍中

而不呼韓琦此尤敬之至愛之篤矣

英宗呼韓侍至姓中不以名

宋而不名郊為時諱也此如姚元崇以開元尊號之故

而獨名崇之意

宋祁公初名郊字伯庠有忌其先達者諧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

者交也交者替代之名也宋郊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乃改名庠字公序又姚崇字元之初名姚元崇後元宗改為開元忌犯父諱林而不除翰林為親避也此開元尊號獨名崇

如李賀以父名晉而不應進士之義

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應進士以父

名晉與進同音後韓退之作諱辨解之又各臣傳有以父諱林除翰林不受詔

先正所稱皆有

古誼豈若後人紛紛徇私之失歟愚詳論之以俟君子

續歐陽公集古錄之跋

聞望

周人用賢之法因民之所自擇而遂使之入長出治孟子用賢之術必徇國人之所共賢而徐加採擇蓋衆望所向不可不順也夫世所謂人望者固有父天下而號天下之大父者有能子一邑而得冠天下之名者景星鳳凰覩者為快太山北斗望之悚然坐於廟堂則姦雄縮頸處於方面則夷狄望風故一鄉一國之望一鄉一

國向之矣天下之望天下向之矣彼其向是人也以謂是惟無用用之決能表治而福民吾其咈之彼謂我遏膏澤使不流也雲行于天雷震于地雖未遽雨而槁苗已有生意意期之故心向之也是以君子乘此機而用此人則功雖未效而形已著於事先矣舜之用賢也元凱先焉元凱非能不施功而水土自平也不用力而五教自行也選用之初天下固已為有功何也是十六族者世濟其美斯民注其耳目久矣是所謂以民治民以

天下治天下因其向而答之之謂也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

數傳演大臨龐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李程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子克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是故以已用人庸或不宜因衆用望無往不濟衆望在

循吏則用召父杜母吏民稱誦郡國向治焉

前召信臣為南陽太

守吏民親愛信臣號曰召父後杜詩傳為南陽太守號為杜母

衆望在舊士則用顧榮

賀循以結人心而江東皆歸焉

晉王導說瑯琊王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

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加散騎常侍故江東歸心馬衆望以節義為重李固風裁士夫多慕用之而盜

賊請降

李固結父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為李公矣永和固為荊州刺

史賊自縛歸首

李膺龍門登者為榮用之而闔官屏息

李膺士夫慕之

被其容接號曰登龍門為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官省

衆望以德勲

為重裴度碩德若位巖廊而幽鎮自臣

唐本傳長慶四年王庭湊屠元

翼之家敬宗羞悅嗟宰相非其人使充賊熾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裴度元勲巨德若位岩廊子儀元勲一見回紇而委決必使戎敵畏威幽鎮自臣

下馬列拜

郭子儀永泰中懷恩盡說吐蕃等掠涇邠京師大震子儀以數十騎見回紇大酋曰何忘

恩誼而至是耶回紇捨馬下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結歡好如初舉逸民則天下歸

心是重望在逸民也故諸葛起草廬謝安起東山卒成

伯蜀興晉之功

諸葛亮臥南陽草廬先主枉駕起之遂伯蜀地以抗吳魏謝安高臥東山後起

為宰相舉謝玄破苻堅之師

用世臣則天下所慕是重望在世臣也

故山甫續戎召虎出師卒成中興之勲

詩

彼以所欲向

之我以其所向用之天下欣欣如有獲焉寧不慰蒼生

而寧吾國哉嗚呼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

息兵

見上注

士君子以一身係天下觀望也大矣嘗以國

朝觀之文富天下聞名久矣一旦並拜相麻而縉紳之

流至相慶賀徂徠之詩膾炙人口宜乎天下向治也

至和

初並用文富二公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密聽論議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

又石介作聖德詩維仲淹弼一夔一契

韓范天下知名久矣一旦出鎮

陝府而骨寒之謠傳播軍中小范之名聞者起敬宜乎

人樂為用也

韓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二公名重當時人心歸之樂為之用天下稱曰韓范軍中

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又西夏相語曰小范胸中數萬甲兵

元祐之初國事改絃之日也溫公入朝人皆望治何者

兒童走卒皆識司馬久矣

東坡作溫公獨樂園詩兒童誦君實走卒識司馬

渡

江之際國勢綴旒之秋也張公登揆再植中天何者小

兒婦女皆知都督素矣

張浚為相與趙鼎共起事功時天下小兒婦女皆稱曰張都督

噫國吾國也民吾民也而敬之亦宜也若夫蠻夷狄隸

不知禮義一聞盛名斂衽起畏此尤可嘉也無地起樓

臺之詩流布北敵至勤諮問

魏野贈寇公詩曰有官居鼎脔無地起樓臺北使至

賜宴兩府預坐北使歷視坐中問曰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丁謂曰寇公暫撫南邦

長嘯却胡騎

之賦傳誦高麗至問安否嗚呼若人而在朝廷朝廷其

不尊乎

范鎮少賦長嘯却胡騎賦及奉使高麗敵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使敵敵亦問鎮

安否曹公在天雄敵使一過不敢疾驅

曹公威震西鄙及鎮天雄契丹使過

必戒其下無敢疾驅

王公蒞大名敵使入境沐浴潔服嗚呼若人

而在藩閭藩閭其不壯乎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吾

於諸君子見之今日欲寬天下之憂而起中外之治惟

在急收人望耳豪傑歸附正覘吾所以駕馭之術必得

人如裴度而後可以用蔡人

裴度平吳元濟用蔡人

遺黎南來正

望吾所以鎮撫之策必得人如馮異而後可以慰關輔

光武徇河北遣異乘傳循撫屬縣錄囚徒存鰥寡

新敵慕義正觀吾所以區處

之方必得人如祖逖而後可以制石勒

祖逖鎮兵黃河以南皆為晉土

石勒遣使奉幣請和於逖

朝無重臣天下何賴昔宣和末向子諲謂

惟起劉安世陳瓘則尚可支持使朝廷得聞其語及二

臣之尚在起而用之則立國豈但江左而已何者劉安

世在宋市井細民皆知有劉待制陳瓘過越田夫野老

皆知有陳瑩中二公人望所向如此豈難扶宣和之治

耶劉安世在宋杜門屏迹然田夫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又陳瓘
遷謫以來杜門三十年所至人情向慕雖田夫野老咸
知名自天台道由會稽知越州王豐甫具舟候於郊越
人聞公赴府爭競觀瞻比肩不然眼釘之謠天下所惡
輿歸道路遮擁幾不可行
天下謠曰欲得天下平須拔眼中釘欲得
天下好莫如召寇老時丁謂譖貶寇公也
距脫之詩士
夫鄙之石介聖德詩曰如茅斯拔如距斯脫距蓋指夏竦也知衆之所惡者如此
又知所好者如彼今日其可不謹哉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八 宋 林駟 撰

儲材

嘗怪漢高帝屈用羣策駕馭英豪當時未嘗無材也而

猛士之思已見於大風之歌

高紀高帝至豐而作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安

得猛士兮

孝武廣開數路收召賢俊當時盛稱得人

也而跡弛之求且見於末年之詔

武帝紀

是何得其效於前

而不獲其用於後耶蓋嘗論之方蓬蒿未刈讐敵未服

也登壇而拜

韓信傳

揮洗而聽

酈食其傳

臨軒策士

董仲舒傳

下詔

求賢

武帝紀

於此之時偏裨行伍皆欲自勉山林草澤聞

者作興不聞有乏材之憂迨干戈既定事功已集也元

勲宿將薶醢相望

韓信黥布傳

丞相大臣誅譴相繼

公孫賀劉屈氂

傳

於此之時朝廷之上故老凋零衡茅之下豪逸退遁

無怪乎有拊髀之嘆此無他蓋二君愛惜培養則臨難

有可仗之人輕棄厭薄則處事無可任之士不是之思

而徒謂天下乏材是誣天下也不然二君晚年既悔之

後降心招禮作意收台遺一周勃而能成誅呂安劉之

功

周勃傳

儲一霍光而果定擁昭立宣之策者是果乏材

哉

霍光傳

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

子信乎人材不可無培植之功也世更五代士氣骯髒

岩穴縕袍韜光晦迹此正六陰之極我朝開基磨洗作

新科目網羅學校收拾此方一陽之萌三朝相承日培

月長至于仁廟雲集霧涵此際六陽之極故增葺胄監

鑾輿親幸我太祖作興之始也

太祖既受禪即詔有司增葺國子監祠宇車駕

一再臨幸三館增置書籍充棟我太宗涵養之時也

淳化元年二月

國家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其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脩撰直館昭文亦置直館賢院又有修撰校理之職深矣哉祖宗之仁歟慶厯之初天地嘉

吉衆賢之進如茅斯拔

石介聖德詩

至此始見豐芑之效此

高宗謂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材輩出蒸

國名臣信夫

紹興十一年上謂宰執曰學校人材自出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

仁廟人才輩出為國名臣自今觀之可屬大事重厚如勃非溢美也

石介聖德詩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億萬維生公手撫摩非侈

辭也

蘇東坡傳公神道碑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

中庭拜麻相慶相

賀有令聞也

文彥博同富弼拜相宣麻之日士夫以得人相慶天下謂之文富上曰吾得二相賢

於夢

受遺輔政有始有卒無間言也

曾公亮謹畏周密內外無間言受遺

輔政有始有卒可方安世

非宰輔之得人乎契丹入賀稱嘆得人

朝王德用再入樞密是時富公相契丹使來德用伴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密而用富公作相可謂得人

吳納款酌酒相賀則德用仲淹典樞之勞也

慶厯初元吳納款遂

召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天下聞之而士夫酌酒相賀曰上用韓琦非惟社稷之幸乃天下生民之幸

純可紀玉音稱賞

仁宗曰朕命參知政事忠純可忠鯁紀者惟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

自任貴戚深憚則薛奎宗道佐政之功也

拾遺錄魯宗道為叅政忠

鯁自任時人謂魚頭公

又歸田錄時曹利用恃權驕橫公折之貴戚用事者莫不憚之目為魚頭叅政非

叅樞之得人乎諫官叩鑾不曰沽名

明道二年仲淹孔道輔孫祖德蔣堂

馬絳段少連宋祁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叩銅鑾大呼

御史叩榻不曰好

異

石介聖德詩惟脩惟靖立朝讞讞言論礫硤忠誠特達素相之後舍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

四

賢之稱指以為榮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之詩四賢謂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一不肖謂高若

訥也三諫之詩傳者為快

仁宗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蔡襄作詩曰御筆新除三諫

官宣傳朝野盡相歡云云三人以詩進上復用襄為諫官

臺諫之風采可想也貴妃

之冊權寵可奉祁為翰林不以冊進

宋祁入翰林當作貴妃制初行冊禮

而祁以誥進妃怒抵于地曰何學士敢輕人遂落職知許州東都事畧

招提之記政府可

得齊為學士不以記上

天聖六年以翰林學士蔡齊知河南府羅崇勲赴上修景德寺

記曰參知政事可得也齊故隱其記不上崇勲怒譏於太后命齊出守

翰苑之節操可羨

也敕出唐介而何郊封還

嘉祐五年唐介知荆南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郊封還之

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詔介復知諫院如故詔除懷敏而胡宿繳駁

皇祐元年

揚懷敏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上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曰唐給事袁高不草廬相制書近來富弼亦封還詞頭上乃意解

其給舍之持正論也如此前代亂

亡反覆規諷

孫奭每講書前代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

前代治亂再三熟復

王舉正進諫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熟復以盡規諷也

其經筵之格君心也如此

不持此也以言其邊帥則黑王相公見者驚心

王德用狀貌魁

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邊夷君長皆知其名稱之曰黑王相公北敵常呼其名以驚小兒

小范老子聞之破膽

名臣傳仲淹領延安閱兵選將日夕訓練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

意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又邊上謠曰軍中

有一范西賊以言其郡守則成都清節以一琴自隨

趙抃

在成都携一琴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琴鶴止一蒼頭執手神宗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為政簡易
亦稱是耶
端溪美政一硯不持

包拯知端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

權貴極令制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

以言其縣令則閤寺索牛以理

拒之

仁宗時吳育知襄城縣宗室宦寺上冢過縣或夜索牛駕車公曰牛不可得

衛士縱馬

以法杖之

范純仁始知襄邑縣民有訴衛士縱馬食木者公捕杖之

項背相望為國

名臣噫盛哉吾觀慶厯人材之衆如此豈一朝一夕之

積耶然遺波餘澤用之不盡猶足為異日之觀治平之

初主少國疑之秋也當時天下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

存有亡韓魏公屹然中立親扶日轂垂紳搢笏神閒氣

定而天下不敢言不敢議韓公本慶厯之碩輔

言行錄韓琦傳

熙寧之際陽消陰長之時也新法之行趨者瀾倒同已

者進異議者斥富公首立赤幟臺府繼論至為一空而

小人終知公議之不可奪富公本慶厯之名相

富弼與安石議

法意不合公稱疾求去司馬公言於神宗曰富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留之至矣彼堅欲去時蒲宗孟范伯祿范公呂公諸賢皆以爭新法去元祐之元改絃易轍之日也程范

二公慮有朋黨

聞見錄程顥曰君實晦叔作相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君實

忠直難與力爭

范公遺事公與乎父

章呂小人窺伺

邦彥曰事有太甚者忌他日朋黨之禍

隙間

時呂惠卿語章子厚投問皆抵巇伺間見錄

而溫公拯溺救災不暇他

恤而天下知太平之有日溫公本嘉祐之名臣

劉安世曰溫公

當按路日蓋知後有反覆之禍拯溺救焚何暇論異日事溫公在嘉祐時修起居注同知諫院

禁廢不

盡者猶足以支靖康之變

伊川東坡劉安世諸黨崇源初謂之元祐學皆禁廢

派相傳者且能致建紹之功

楊時馬伸皆伊川弟子建炎初召用社稷靈

長終必賴之祖宗涵養之功大矣書曰罔俾阿衡專美

有商愚不能無望于今之士君子

隆儒

漢立博士人心尊經

孟子序漢文廣遊學之路而天下衆書往往頗出論語孝經孟子爾

雅皆置

博士 唐召學士天下崇文

唐太宗於門下別置弘文館召用十八學士時謂登

瀛洲

甚矣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功也人主亦不可一

日不重儒者之學也夫禮義之所以興分守之所以立
紀綱之所以張耕鑿之所以安者非儒之功耶為天地
立心為生民立極為斯道明正統為萬世開太平者又
非儒之功耶吾儒功用與天地並其可不加崇重之誠
乎自博士之置官也孔壁簡編家傳人誦太常弟子文

學彬彬

儒林傳序丞相公孫弘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因舊官而興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云云

自此以來彬彬多文學之士

師儒講論於石渠之間

孝宣詔諸儒於石渠講五經同

異冠帶雜還於橋門之外

孝明帝臨辟雍冠帶濟濟圖橋門者億萬計

漢固

無負於儒異時桐江高風可扶漢鼎於危疑之際北海

清議凜然誅姦雄垂涎之心

嚴光及孔融傳

則儒術之澤可見

乎自學士之召用也踵堂授經濟濟八千

唐選舉志太宗益崇儒術

云云自天下初定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遣博士為授經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餘人金鑾玉堂招集名勝

唐開元置翰林皆選文學之士又李白金鑾論當

世事又翰林
謂之玉堂

以制科待非常之才

唐選舉志

以進士為龍虎

之榜

韓愈歐陽瞻諸人登進士科稱為龍虎榜

唐亦無負於儒異時名儒事

業皆出於科舉之中

唐選舉志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貴得人亦最為盛焉方其取以辭

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施設奮其事業藹然為國名臣者不可勝數

書生正色屹然

為六館之唱

朱泚叛何蕃唱義六館

則儒學之功可見矣噫吾儒

有益於人國家也大矣哉世更五季吾道荆榛天開我
宋五星應奎方太祖太宗之立國也倥傯不給未遑他
務特拳拳於東魯聖人其為吾道計至厚也我太祖之

贊文宣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

太祖作文宣王贊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

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我太宗之贊文宣曰肅昭威儀海宇

聿崇

太宗作文宣王贊曰維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聿崇

昭回之光炳耀河

漢褒讚之文千古不磨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後之繼

志述事者其不自斯道發揮乎是故儒行一篇親賜孫

何何而非儒其肯賜乎

淳化三年詔刻儒行篇賜大臣并賜孫何等為座右之誨崇

儒一論親示王旦旦而非儒其肯示乎

祥符二年以崇儒術為君難為

臣不易論二篇示王旦曰先是陳彭年因奏對上曰儒術汗隆其應甚大國家崇贊何莫由斯泰息則儒術息

漢興則學校興彭年曰陛下聖
言足以為天下訓可著之篇翰
召康節以祕書而不為

過以道義可重也

聞見錄熙寧二年詔舉遺逸吳充祖
無擇薦康節康節除校書郎徵以推

官辭不就賜伊川以座講而不為傲以經術可尊也

舊講讀
官賜坐

仁宗富於春秋乃命儒臣立就御案便於指示神宗時
王安石為侍讀請賜坐韓維以下三人以為當坐劉摯
以下十人以為不當坐乃不行元
祐初程頤為侍講請坐講從之
玉堂四字以寵翰林

重詞翰也

淳化三年太宗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蘇
易簡榜於廳額上曰此永為翰林中美事秘

閣二字以寵祕書重經籍也

淳化四年李玉言愿比玉
堂之署賜以新額乃飛白

祕閣二字
賜之

師儒之當敬則錫以章服賜以宴會以為經筵

之盛事

慶歷七年開延英閣講孝經賜曾公亮三品服帝曰以此賜異於他日又曰自古帝王皆有師

今賜師儒之臣講筵之榮也又元祐元年賜宰臣執政經筵官晏於東宮

進士之當褒則

宴以瓊林給以騶從以為儒科之美觀

太平興國二年呂蒙正等給第

賜宴開寶寺上自為詩賜之八年宴會始就瓊林以為定制又祥符八年蔡齊居第一上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七駒出而節傳呼不特此也石經嵯峨屹立胄監

淳熙四年臨安府建閣安

頓太上皇御書石經以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為名

法駕雍容親幸秘書省

淳熙五年九月

車駕幸秘書省御右文殿從駕官及館職起居畢宣其宰執以下於秘閣觀累朝御製御書及圖書古器等

隆儒美意至中興以後有加焉噫生聖明之世為聖明

之士其鳶飛魚躍之情何如耶霜降水涸涯涘乃見歲

寒凜凜始知松栢吾觀變故艱難之書而知諸儒之所

養新學之興黃茅白葦幾變天下儒道幾晦

蘇東坡論王荆公欲

天下為黃

茅白葦然有直詆時政而甘居在下者

熙寧二年初以策取士時

蘇軾為考官以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乃擬答以對韓維呂惠卿主考阿附者皆在高等言直者皆下等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革而新之陸佃初第五以附新法陞第二范鉞直詆時政皆在下有

不阿主司而力排新法者新學能變之乎

聞見錄錢景謏與荆公善

論新法不合絕交其答趙度文書云僕為進士時彼主別頭試取僕於數百人之中及參大政僕見於新第問

青苗助役如何僕對學禁之嚴名儒碩望間闕海隅儒利少害多彼不樂

道幾墜矣

元祐學在崇寧時有禁故伊川有涪陵之行

然有執贄求學而不

恤禁錮者

馬伸字時中崇寧初元祐學有禁伸銳然從伊川為觀承之計先生曰非其時恐為公累

公執贄凡十反且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況不至死者乎

有讀策問而不應進士

舉者

尹焞事伊川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黨人焞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程夫子曰吾不復

進士舉矣

學禁能止之乎靖康之事儒道幾如綫矣然學校

之士草茅之儒寧死於鋒鏑而不忍負吾國寧守節義

而不肯辱北廷此其抗節守義之心果能易之乎

紹興十年

上曰學校人材自出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時人材輩出為國名臣秦檜曰國朝崇道重儒變故以來士人雖陷敵者往往亦能守節祖宗培植之功深矣嗚呼吾道何負人國家哉

抑奔競

朝扣秦關暮游燕壁此奔競之風始唱也上書公車曳裾王門此奔競之風益熾也嗟夫奔競誠可薄也然非士夫得已也何者井田法行學校政舉故人安分守而為恬靜之習井田制壞學校政廢故人無定向而甘為

僥倖之態此蘇秦游說六國日夜皇皇而歎無負郭之

田也

史記蘇秦嘆曰使我有負郭之田二三頃安得佩六國印乎

然則豈士夫之得

已哉是故權在於左右則為之掃門權在於嬖寵則為之控馬權在於貴戚則為之主事朱扉一開燕雀駢集

潭潭相府趨者如市小而望一顏之借大而望終身之

庇噫可歎也甚者子雲漢之大儒求媚取容甘有美新

之作

本傳

昌黎一代山斗一不得志至三上宰相之書

韓文

自餘何望焉國家上以禮義礪其俗下以廉耻律其身

英風義槩凜凜相望故玉堂獻記不入翰苑

知制誥范杲致書

宰相求入翰林又嘗出制誥一篇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此付杲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上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

河平獻頌不留蘭臺

右補闕胡旦進河平頌太宗覽之曰胡旦

兗怡躁憤文辭率繆安可不以私書至京師則擢之御

史

唐介改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介至仁宗曰知卿被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

所守矣介頓首謝不以私事干朝廷則處之諫諍

王舉正

天子以此礪風俗風俗其不歸厚乎兩及相門則却以

素定

王旦謂向文簡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崇進素定但當靜

以待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將如何

一謁大資則却以不求

伊川云願與韓持國

大資泛舟潁昌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乃是求知已願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持國曰正執求薦章常事也願曰只謂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韓維安

於靜退而彥博薦之

仁宗患縉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

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韓維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

劉器之不通問

訊而溫公薦之

司馬公薦劉安世充館職因謂公曰知所以相薦否公曰獲從公遊舊矣溫公

曰非也光居閒足下問訊不絕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所以相薦也

大臣以此化士夫士

夫其不安守乎天子明此道於上大臣明此道於下所

以養成恬靜退讓之俗也方登強仕脫然勇退則有如

錢若水

至道三年真宗即位若水時方年四十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陳希夷謂錢若水

急流中勇退人也

未及掛冠遽爾請老則有如韓見素

咸平元年監察

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八上問輔臣曰見素齒髮尚壯遽求致仕何也呂端曰見素性恬退上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競求進者多知止求退者少若允其請亦足以激勸薄俗上默然乃授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退居華山有十年不求磨勘者

慶厯八年祠部員外郎秘閣校

理張瓌為兩浙轉運瓌十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退靜

有十五年退居者

宇文之邵退居

十五年不易其志時論稱之

禮部第一人庭唱抗聲舊例也而范鎮

不肯自陳

寶元元年范鎮禮部奏名為第一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時有第二甲者近下猶升之吳

育歐陽脩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鎮獨默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別無一言衆以是賢之禮部

第一人在第進士第一科求試館職舊例也而安石不

肯召試

皇祐三年宰臣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

任並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乞特賜甄擢召安石赴闕候試畢別取旨安石辭不就鳴

呼孰非我朝涵養作成之功哉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

頰舌湧如泉此太宗嫉躁競之詩也

太宗每念躁競之輩不循理道作七

言詩示學士卒章云好事盡輸純與直謾勞頰古湧如泉臣下但當守公法馳驚苟

進何可取此真宗喜恬退之詩也今之士夫當以此書
紳云

排異端

問禮老聃問樂萇弘此孔子之恕也禽獸楊墨妾婦儀
行此孟子之嚴也嗟夫孔孟家法源流則一同師帝王
同用仁義同尊六經至處異端之學或恕或嚴矛盾異
見抑何耶蓋夫子之勉人為善也言足以庶幾於道識
未至於甚悖乎理海涵春育不至皦皦是在蠻貊而引

之之意孟子之為世衛道也售偽以假真似是而實非
痛懲深詆惟恐不力是以門牆而麾之之見先輩謂夫
子猶元氣渾然有四時之象孟子猶太山有岩岩不可
犯之狀者正此意也然夷子竊仁貽禍萬世老氏道德
流為少恩孟子又史記太史公曰申韓之學雜於老子道德之義其為吾道害也
烈矣故夫子雖曰小道可觀而攻乎異端一言與門人
弟子警戒提撕甚切也然則學孔孟之學者其可不以
衛吾道排異端為家法哉自孔孟不傳之後而黃老之

學唱於蓋公

曹參傳

和於賈誼

本傳

大熾於司馬談之父子

司馬談與其子遷世為史官以為出於老子蓋老子為周之柱下史故也

而吾道又一厄矣

董仲舒推明孔氏力挽正學清淨之說方息而賢良之

科始盛百氏之術既罷而六經之學益彰文章彬彬煥

然有三代之風者董氏之力也

董仲舒傳自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

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云又武帝贊慨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煥然可述也

自仲舒既沒之後而釋氏之學漢明帝無故開其端

後西

域梁武無識宗其教

通鑑梁紀武帝齋素奉佛屢設無量大齋

唐憲又從而

實其怪異之迹

唐憲宗迎佛骨
韓愈上疏諫之

而吾道又再厄矣韓昌

黎火其書廬其居欲巾澄觀

韓文僧澄觀詩我
欲收拾加冠巾

欲冠靈

師

韓文靈師詩方欲缺
其道且欲冠其中

原道一篇名教砥柱佛骨一疏

羣疑冰釋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者昌黎之功

也世更五季吾道湮鬱甚矣異論邪說爭鳴競吠宋興

七十餘年而舊染未洗也自歐陽公攻於前石徂徠排

於後而先正諸公羣起而斥之後學免擿埴之惑吾道

增杲日之輝自今觀之仁義之說勝則揚墨之學廢歐

陽公之本論然也本論一出而天下始知勝之之道一

文本論曰佛老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
立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
聖撲之未滅而已熾至於無可奈何果不可去耶蓋亦
未知其方也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
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之說仁義之
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子患之而退
修孔氏之學孔子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遷四民之常居毀中

國之衣冠石俎俸之經說然也經說一出而天下又知
可怪之害欲除其弊先從其徒非李方叔浮圖之論乎
讀其論者則知銷之有道矣

李廌浮圖論浮圖初入中國英睿之君忠義之臣欲

除其弊終亦不能何哉銷之不以其道也今不必推罪
於佛惟治其徒曰吾將使汝不出戶治其佛之說而躬
行之禮部署以為欲非其非必反其是非李泰伯廣潛
令刑部防以為法

之書乎觀其書者則知彼說必窮矣

李泰伯廣潛書昔之排浮屠徒非其

非而弗及其是胡不窮之曰爾之慈悲普濟而不以禮
節之是不知父子之可親而他人之可疎也爾之報應
而不以信行之土木媚佛則反禍為福是招權鬻獄汗吏事也

明道極推其教之失則

曰滯固者入於枯槁䟽通者歸於恣肆是說也其中異

學之膏肓歟

明道語錄佛氏之教滯固者入於枯槁䟽通者歸於恣肆云云

伊川推其

難辯之弊則曰楊墨之禍慘於申韓釋氏之禍慘於楊

墨是說也其為吾道之大閑歟

伊川語錄

昔東坡之序歐陽

公也謂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

愈孟子以達於孔氏且曰歐陽子今之韓愈嗚呼豈特

歐陽子哉凡先正有功於吾道者皆韓愈也請廣東坡

言外之意

蘇軾序公之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

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經學

聖經不幸於後世者三曰議經曰僭經曰叛經而秦人
焚焰之罪不與焉噫可歎也嚴矣哉聖人之經天地鬼
神不能易而易之者諸儒也嗚呼諸儒之輕易聖經自
若也而諸儒之罪豈能逃於後世哉自其有議經之說
也書則疑伯益之事史通疑伯益之死為啓所誅記則辨月令之非
鄭康成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
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又云其中官名時事不
合周法指易為卜筮之數秦人以易為卜筮之書故不焚之指詩不當暴

醜亂之迹讀禮未知篇數已謂為戰國之書讀春秋未

知十二公已議三傳之失

子由文周公治周莫詳於周禮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

損益者衆矣非周公之全書也

又司馬溫公上書近

歲新進後生未知臧否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

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

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

公已謂三傳可求高閣循守注疏者

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

夫以聖人作經猶

不敢議夏五郭公之疑而況於後儒乎噫以蠡測海妄

窺涯涘君子知議經者之過自其有僭經之說也論禮

樂者誕

荀卿

賡華黍者贅

東哲

作太玄者妄

楊雄

史遷之實錄

司馬彪之九州春秋麟筆之玷耳王通之續書孔衍之漢魏尚書典謨之累耳夫以游夏高弟猶不敢一辭之措而況於後儒乎噫效顰西子反失西子君子知僭經者之咎自其有叛經之說也受業公羊多詐不情

公孫弘

傳業左氏自獻符命

劉歆

以從事易學之人而投閣取辱

揚雄

以不語怪力之言而欺君自誣

張禹

以六典井田之法

而助莽篡政

劉歆

夫以莊周異端之流猶知尊聖人之教

而況於後儒乎

東坡文

噫操戈入室自相背戾君子知叛

經者之罪嗚呼使彼而知曾經聖人議論安敢之諷則

必獨抱遺經深究終始而不敢議

韓文詩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又云寄

盧全詩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

彼而知誰能書閣皓首太玄之

詩則必束閣臆說覆瓿淺言而不敢僭

杜詩誰能書閣下皓首太玄經

彼而知莊周之書發冢之譏則必佩服聖言書紳遺訓

而不敢為彎弓之叛

莊子

惜哉文不喪天道未墜地振遺

經之絕響起吾道之如綫吾於先正諸公有望焉泰山

之孫明復

墓誌孫復字明復後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用范富薦除國子直講

徂

徠之石守道

石介字守道耕徠山以易教授于家後為直講學者從之甚衆

南城之

李泰伯

墓誌李邁字泰伯南城人有易禮二論周禮論五十首天子聞之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又召

入太學說書

湖學則有胡安定

家塾記安定先生胡瑗慶厯中教授湖蘇間求脩弟子以

數千計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入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

閩中則有周希孟

陳述古之流

墓誌蔡襄知福州閩士專用賦應科舉公得周希孟以經學傳授學者嘗數百人又

有陳襄字述古以經學名

周子之在濂溪

周茂叔

張橫渠之在關中

張載

字子厚設教關中

康節二程之在洛

邵雍謚康節先生程顥程頤在洛陽

道德之

言藹如也於易則先天之學以心為本

聞見錄陳瑩中答揚中立游定

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
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為
本其在經世者經世之作以中自名童蒙訓邵康節以
十二萬四千五百
康節之餘事耳

年為一會自開闢至堯時正當十二萬年之中數故先
生名雍字堯夫名雍取黎民於變時雍也其居洛陽亦
取天地

因數窮理也一兔之微可起八卦

遺書因見賣
兔者曰聖人

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
作八卦數便從中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

梅

枝之粗可知乾坤

遺書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
然則發生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

箇陰陽升降大節然逐枝自有一箇
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

因理達數也太極

一圖天地之本

周茂叔太極圖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
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各一

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

潛

虛一書萬物之府又理數相推也

溫公潛虛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

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性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

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

於記則六經門戶自中庸入

鄒浩

曰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其要在於中庸之謹獨

學識波瀾自擅弓入

蘇東坡學識波

瀾自擅弓入

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張橫渠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以大學為

入德之門

伊川語錄唐棣見伊川問學如何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篇僅存以

少儀盡進退之事

呂氏童蒙訓後生學問須會曲禮少儀儀禮小學洒掃應對進退之事

其言近道吾得樂記焉

童蒙訓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為最近道學者深思之禮記

之表記其迹近矣乎其言正

其事可備吾得禮運禮器焉

橫渠正蒙書禮器則

藏諸身吉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運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其於書與周禮也論洪範而辨五事參極之鑒

老泉洪範論歆

向之惑始於福極分應五事遂強為之說故其失浸廣今其傳以極之惡福之攸好德歸諸貌極之憂福之康寧歸諸言極之疾福之壽歸諸視極之貧福之富歸諸聽極之凶短折福之考終命歸諸思所謂福止此而已所謂極則未盡其弱焉遂曲引皇極以足之皇極非五事而其不建之咎豈止一理之弱哉

傳禹貢

而別三江入海之味

聞見錄東坡傳禹貢三江既入曰自豫章而下入於彭蠡而東南流

為南江自蜀岷山至於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
岷家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澠大別以入于江匯于彭蠡
以入于海為北江自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
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
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禹貢猶曰北曰
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
故至于今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
雜而不能數不可誣也予讀唐史高宗問許敬宗書稱
浮于濟漂今濟與漂絕不相屬何故而然許敬宗曰禹
導沅水東流為濟入于河今自漂至滎而入河水自此
湫地過河而南出為滎古者水官能辨味與色潛而出
合而分皆能識之蓋江河以味別敬宗先言之矣東坡
不表見之者嫌其

辨稽古為作史之辭

元城語錄元城謂馬永卿曰今

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自作堯典以上書序也舊與他序
同在一處孔氏修於諸篇之首堯典兩字乃篇題也其

下當為粵若稽古粵若發語之辭也稽古者言史官考
古有此事也今孔氏以若為順古道而行之非也永卿
曰粵若者所謂越若來三月是也所謂稽古者則所謂
惟稽古是也先生曰然今按藝文志注秦延君說曰若
稽古三萬言則是曰若稽古當作四字句今乃解放勲
以堯典曰為一句若稽古帝堯為一句非也

為稱堯之道

伊川語錄放勲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
謂三王而上以神道設教至堯方見於事

功也後人以放勲為堯號故記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
勲非也若以堯號為放勲則皋陶當號允迪禹自文命
下言敷於四講周官經世之務當知三代致治之意
海有甚義理語錄熙豐君子皆通世務而所取為證者漢以下之事
而已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取不勝今之論事
多以三代為言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德與之剖析
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

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行周官之法度當有關雉麟趾之

仁龜山語錄明道常曰有闕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論象魏之布

法當有周家舊法之說司馬溫公辨呂惠卿一月變法一歲變法謂周禮正月布法蓋

布周家舊法也其於詩與春秋也自從刪後更無詩其知詩也

達邵康節詩曰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置心平易始知詩其論詩

也明呂童蒙訓橫渠讀詩詩云置心平易始知靈臺之詩揚中立曰如此詩則可以讀三百篇矣

詩非文王之受命理窟辨之橫渠理窟靈臺民始附也先儒指以為文王受命之

年此極害義文王之於紂而事之盡道矣先儒解經如此君臣之道一不明何有義理哉破斧之詩

非周公之真破斧正蒙駁之

橫渠正蒙訓既破我斧又缺我斨言四國亂離烏能

有為徒破缺我斧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究春秋之始於王道迹熄

之餘

龜山語錄春秋始隱其說紛紛無定論孟子有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平王之崩

在隱公三年則隱公即位實在平王時平王東遷黍離降為國風則王詩亡而春秋作

窮春秋之

終於聖人感麟之因

伊川入關語錄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為感

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言蓋亦有素因

此一事而作故其書亦於此終如畫卦因圖書果無圖

書八卦

五伯功罪莫逃於觀物之一書

康節觀物篇五伯者功之首罪

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聖人先立其功後定其罪人有功必俱錄之不可不知也

文姜罪戾

莫追於遺書之數語

遺書問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是哀姜否曰文姜也文姜與桓公如齊

終啓弑桓之惡其罪大矣故聖人止曰夫人而去姜氏本朝太祖立法極合春秋之意有夫因婦而被殺以婦為首正噫諸儒議之僭之叛之之後使非先正諸公尊

信講明之篤則言語之禍甚於煨燼之慘也夫何呂王

者流復蹈前失千機百弄紛紛不已觀卦之畫指為老

鶴小大之雅指為老鴉非議經而何

聞見錄東坡答劉道原書云方新學

經解紛然日夜摹刻不暇近見京師經義題有其善喪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說易觀卦本是老鶴大小雅本是老鴉此類甚多王

氏之學穿穴至此

新義之行求附六籍字說之作繆

疾不經非僭經而何

王荆公作新義字說為科舉取士之業

記經粹學謂

非法言春秋直筆謂非聖經又何其叛耶

熙寧元年詔講筵罷講禮

記先是王安石數難禮記之非上曰禮記既不皆法言擇其中有補者講之如何安石曰陛下必欲聞法言宜改他經故有是詔又熙寧四年進士罷詩賦安石作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語孟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并大義十道次論次策春秋不與焉噫王氏之經皆唱於呂蔡之徒而

不能不譏於蘇程之黨能亂於熙豐之間而不能不絕於元祐之後吾聖經昭昭日星萬世不泯蛙鳴蟬噪者豈足為輕重哉後之諸儒當以先正為依據云

傳注

三傳束高閣遺經究終始觀此則傳注之學為可略寧
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觀此則傳注之學為可用嗟夫
同異黨伐者雖不足以造聖經之純全而獵涉鹵莽之
患尤甚於黨伐据摭訓詁者雖不足以極聖經之精奧
而高談闊論之病尤深於訓詁何者侯國棄籍咸陽焚
經使孔壁之簡不傳博士之官不立師友之學不講訓
注之書不作則間斷殘缺人誰知經安得不賴補綴百

孔之功吾能因經以考傳之得失因傳以溯經之本原
此其所學果何所負而殆欲盡略之乎夫易雖以卜筮
存而實亡考經解所援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之語而易
初無此文則不全也甚矣使非田焦費高開其原陳元
王弼導其流後人何從見易乎噫讀易未識卦爻已謂
十翼非孔子之言此溫公所深憂也司馬溫公曰讀易
未識卦爻已謂十
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
數已謂周官如戰國之書詩自春秋作而已失觀論
語所援素以為絢偏其反而之句而詩初無其辭則所

亡者多矣使匪申公毛韓為之訓鄭玄賈逵為之注後

人何從知詩乎噫讀詩以先儒為非則啓後學之穿鑿

此元城所極論也

元城語錄元城謂馬永卿曰某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正大夫刺幽

王也首云雨無其極傷我稼穡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因曰詩中云正大夫離居豈非序所謂正大夫乎凡此事但欲吾友知耳若又以先儒為非則啓後生穿鑿害愈大矣

既脫酒誥復失武成書

非全也設非伏生受業孔氏為注何所取而為軌範乎

兒寬一篇聞者喜色夏侯一言已知變事烏可謂無用

之學

並前漢本傳

嗚呼學書未精而效伊川疑金滕元城疑

稽古者皆自文之說耳

伊川語錄問金滕周公代武王死何如曰此只是周公之意其

辭則不可信只是本有此事後人自作文是此一篇尚

書文顛倒處多如金滕尤不可信又元城語錄元城

謂馬永卿曰今之書乃漢所謂尚書自作堯典以上書

序也其舊他序同在一處孔氏移於諸篇之首堯典兩

字乃篇題也其下粵若發語之辭也既失月令又失王

今孔氏以若為順古道而行非也

制禮非全也

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漢儒作

設非高堂后蒼大小二戴

何所取而為儀文乎傳一大學學者賴之

伊川雜錄唐棣見伊川問

學何如入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得一中庸終身所用

學今之學者賴有此篇僅存

語錄善讀中庸者只得此

一卷書終身用不盡也

烏可謂無益之書嗚呼學禮

未盡而曰晁氏議曲禮泰伯議儒行者皆輕薄者之言

耳

晁氏客語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縱疑注疏之言非經也又李泰伯儒

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教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袁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曰多自夸大以搖其君豈所謂孔子者哉

官不立周禮最闕所賴者河間之獻康成之箋而是書

不至絕響此龜山謂周官經世之務不可不講必有見

也龜山語錄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可不講麟筆既絕

策書不存所賴者左氏公穀之傳賈誼諸儒之訓而是

學不至如綫此明道謂經不通求之傳傳不通求之經

盖有旨也

龜山語錄伯淳先生嘗云看春秋若經不通當求之傳傳不通當求之經如左氏君氏卒

君氏乃惠公繼室聲子也而公羊書曰尹氏傳云夫人也聲子書曰君氏是何義須以尹氏為正以所得求之

經噫六經不全諸儒補葺固為聖經之幸諸儒未備先

正推廣豈非聖經之大幸歟夫莘老易傳游酢所序

孫莘

老易傳游酢為序

東坡易傳晁氏所敬

聞見錄晁以道問東坡曰先生易傳當傳萬世

曰尚恨其不知數學耳

或發於太極之圖

周茂叔作太極圖

或廣於先天

之說

邵康節先天易

此易之學益明也雨無極之章必參韓詩

見淇水之章必推逸詩

捫蝨集今書傳所載逸詩何限惟琴書載衛女之詩所謂思歸

引者獨見全篇云洵洵流水流于淇兮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執節不移兮行不詭隨坎何辜兮離厥茨是詩始言淇水有似乎竹竿次言離厥茨有似乎牆有茨則逸詩之言類乎此者多惟有不純故不見取於孔子

或論黍離則知人心之不變

元城語錄曰黍離之詩嘗見老先生言惟劉銘說最

善其說謂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人心變焉次遇之則人心微變三遇之則人情如常矣君子則不然其行役也往來非一見之也初見稷之苗又見稷之穗又見稷之實而感傷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焉此詩人之意也若謂視苗以為穗或解狡童而知人心之已離視穗以為實則失之遠矣

龜山語錄問正叔曰詩比其君狡童碩鼠則已甚其說如何曰此理舊疑來因學春秋遂別其意春秋書突之

奔及其歸皆曰鄭伯突其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為君也不以為君故目之為狡童魏之碩鼠魏之重斂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此詩之學益明也書一也老泉有

人心離則為獨夫

論東坡有解

老泉文有洪範論東坡作書解

禮一也泰伯有論橫渠有

解

墓誌李遵字泰伯南城人有易禮二論又橫渠有禮記解

以言其周禮則子由論

三者之疑

子由文論周禮王畿之疑諸侯封國之疑公侯卿遂之疑

泰伯著五十篇

之論

泰伯有周禮禮論五十首

以言其春秋則泰山著尊王之書

孫復

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

康節著觀物之論

康節先生觀物篇全論春秋

他如

五經口義

胡安定有五經講筵口義

經學理窟

橫渠有經學理窟

講於經帷

藏於秘閣非可一二數嗚呼諸公之有功於聖經賢傳
也多矣至若伊洛之門紬繹奧義講明正訓其論議精
粹儼如面命後學又有依歸之地易解一部親筆所撰
中庸講議不滿復著於禮之數雖定於陝西諸公而禮
文未詳非自為不可也於春秋之傳雖成於劉質夫而
說或未盡非自為不可也於樂也書也雖分撰於閩中
諸公而非親說亦不可也噫曾經先生之手無遺議矣
遺書問先生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
皆閩中諸公持去以願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

刪定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若非親作不可也又尹和靖語錄劉質夫作春秋傳未成有問伊川答曰已令劉絢作自不須顧費工夫也劉傳既成門人請觀伊川曰須顧親作又陳長方見尹子於姑蘇問中庸解尹子曰先生以不滿意焚之矣中興以來家傳

人誦故朱氏之易傳

晦菴遺文朱震進易說謂太極圖傳自陳搏種放穆脩

胡氏

之春秋

紹興七年趙鼎曰胡安國昨進春秋必經聖覽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間有傳注頗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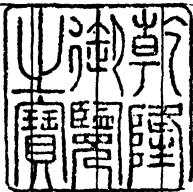
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日讀一過

盖得函丈聲教之餘列於秘府

萬古有光觀高宗進讀胡氏春秋謂安國所解朕置座

右間有傳注頗明經旨吁傳注之學其不可略也如此

夫前輩有詩曰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聲議漢儒敢
誦此以為後學之戒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八